大明寶訓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7）
函號　園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求賢

○永樂元年九月辛巳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娟疾蔽賢毋狥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永樂二年二月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数然科擧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户奏薦士初朝廷命文臣擧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户違制宜罷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葢慮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罷之昔馬周因愛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永樂十年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又曰

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
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陞都指揮使劉江等一百九人為中軍都督
僉事等官
上顧群臣諭曰諸將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肅清論
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于功臣固當保全而帝
王用人豈可獨遺勲舊漢賈復吳漢才堪輔相光武徒
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深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
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將為秦越况君臣乎吾報
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

保功用人可以兩淂羣臣頓首稱善
○永樂元年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
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
太宗用王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
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
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靈肅清奸宄遂正大統莅阼以来思惟文武
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心懷危疑
不安于職者此蓋不達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群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
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
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
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
共乃職攄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五月乙未曹國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黨逆并黥
刺而建文復舉用者請俱罷職發原配所有不曾犯罪
而為奸臣齊黃等薦舉任用者俱發為民
上曰此議過矣
皇考作養人材皆以遺子孫後雖由奸臣以進豈為奸臣
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黨逆者發原配所非犯
黨逆而經黥刺者罷遣為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
復職者此于例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為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
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
于前代況出
皇考所造就豈浔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
但隨才擢用

○十二月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既命下
上問左右曰翰林檢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
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偁若何對
曰偁初除未知其為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
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
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
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
同遂陞博士張伯穎以下皆為檢討

○永樂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
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
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
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
未必令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
不爾罪爾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給事中孫瓚密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
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之不誠爾早晩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適爾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於節儉朕昨觀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勅晟曰比御史

言卿專擅盖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况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間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懷

○永樂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令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

上曰此曹於戰則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鎮故使之日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召任使而永得以永保祿位矣

○永樂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惟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顧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惡出之又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將以敬肅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輕授又曰豈但御史百官大小之職皆須擇人庶不瘝官廢事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

刑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聊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畜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

上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撫民及剸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永樂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名來

賔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賔言循理及顧佐張睿歐陽謙等二十四人
由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四人由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
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此選司之弊遂命賔
黜秉等為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
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
罪人應就繫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于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
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
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
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
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
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
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
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
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
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之害朕為天下主覆載之
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

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
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
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
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
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
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部選授之
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

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
上考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
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
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
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
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
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
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
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

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
績以聞
○永樂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
上語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
馬為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
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
人其精審之
○永樂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戶科給事中黃惟正言蘇州
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儼皆由監
生始任巽懦無為請改用能者
上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
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
可辦江浩等即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
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永樂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御史國之司首必
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刀筆吏為
之者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
風紀秪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由吏為御史者悉罷之矣
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永樂十年正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長昔人每戒

數易葢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
雜務輙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今
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
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嶽之臣方數千里之地生民吏
治懸諸數人之手得人則民安而政理不得則民不安
政不理其任匪輕今廷臣中有賢能者可選用之

興學

○永樂二年二月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
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
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
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
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
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
員告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
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
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悞小過可恕其宥
之復職
○永樂三年正月丙辰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

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儀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已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汝宜勉之
○八月巳巳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内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敎育俊秀嚴立敎法豊廩躅傜期待甚至建文以来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虚糜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敎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十年三月丙申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吕名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

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两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閲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虚文也

崇敎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戸部申明木鐸敎民之令

召宗民耆老諭之曰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倣古為治三十餘年海宇寧謐民
咸樂生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衆自京師至於天下郡
縣皆嘗置木鐸及見丁着業牌令民每日傳遞以知警
勵勤於生理毋犯憲章良法美意可傳萬世建文中信
用小人更改舊制京民被其虐害逋逃相繼數年之間
風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統嘉與萬姓同樂太平邇等其
謹遵成憲安分守法永為良民毋作不靖以干國典苟
或違之自罹殃咎不可逭矣仍命戶部行天下咸遵之
○永樂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趙彝等奏安東中護衛有
千戶家居詈其妾庶母重聽誤以為詈己訴官逮問庶
母坐誣當杖千戶告乞代受杖
上曰不忘其誣已而願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
○永樂五年五月癸酉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其先果
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
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
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年十一月丁亥開州民父子三人自陳受國家
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同往効

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命户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為報効蓋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為民欲報國恩不便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傚傚為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育人才

○永樂二年六月甲午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閲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

曾啓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
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
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
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
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
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
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
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
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
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

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
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
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
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
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
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
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已之
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

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㝵輙生驕慢凶德孔子作鄉
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九月壬午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流柴廣敬相繼病卒歎
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
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
者曾不幾時連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
久之

崇儒

上義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
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諭後世其功德在生民
蓋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
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
不宥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
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敎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
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
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
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

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世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閏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讀學士致仕武周文陛辭命留之賜
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
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
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
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永樂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皈事之
廟宇須稱不可但應故事今老釋之居布滿四方皆宏
麗堅固孔子曲阜國家豈可不致重朕舉兵靖難時嚴
禁將士過曲阜不可損壞褻瀆將士皆不敢違令爾宜
體朕此意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兗國復聖公廟時有
司言復聖公廟壞
上曰國家重道尊師致嚴祀禮而廟宇不稱是瀆神矣瀆

神有愆桒何不謹命工部即遣官修治又命凡從祀諸
賢之廟有壞皆修之

稽古

○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
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
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
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
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
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
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
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
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
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
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
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
有窮也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諭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録以便觀覽至是書成以
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刋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明制度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勅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上自
朝廷下及臣民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行之久矣朕慮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刑憲非朕所以愛民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之福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賜晉王濟熺書曰
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比有言駙馬胡觀所乗㯶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從来云爾與之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若王之

分可借其漸既長何事不可借矣繁纓小物孔子惜之
爾繼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永樂七年四月甲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皿皆有
定制比来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羅刑憲者此諭教未
至也即以舊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繪為書冊頒示中
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
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
以為治朕即位以来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戍卒
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
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
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十二月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澤下書論事
凡數百言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疎遠之臣猶能存心國
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膺天下之民有失所
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

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乆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甲子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毋隱又顧翰林院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四年六月甲子

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乆而後得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

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
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来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
有所顧避
○永樂八年三月丙子
車駕北征次凌霄峰因問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
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
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
專任一己以掩群策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
幾人對曰百五十八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令
日皆須言緘默者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議行
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
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十
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
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
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
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
歟或橫征暴斂剝削掊尅而殃及田理歟或賞罰不當

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闒茸罷懦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寅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

天意

聽言

○永樂四年四月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氊衫市之復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氊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立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氊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聽作謀非持敬不能盡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
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為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
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
豈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中事
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
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忠言有可採勿以直而
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
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為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
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
剝非助朕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為監察御史何
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為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
於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
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欲朕為
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
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

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辨邪正

○永樂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閒顧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僞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此耳

○永樂二年七月壬戌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詆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永樂九年三月乙丑三法司奏審錄囚徒既罷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矜恤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瀆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欲食恣意爲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宥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斥姦佞

○永樂元年十月癸丑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憸人為朕言朝廷法太寬
非所以為治朕已斥之為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
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為
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
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侍臣對曰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憸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辨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憸人政謂此也
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遠之必將惑人

○閏十二月癸酉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
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大驅人以冒白刃鮮
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
當矢石見于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
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
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
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永樂二年三月庚申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
不為可矣雖其為惡之心未必革然為上者用法當得

寛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偽猛則民不堪偽則民不信去歳命御史給事中徃各處撫安軍民禁止悪奸導其為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云奏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剝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頼魏徴諫而止朕甞戒此事思得魏徴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切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者使咸知琰等所為而以為戒

○十一月乙卯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数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捽出之

○永樂六年三月癸亥廵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

上賜勑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爾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乃言柏花為瑞夫時和歳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

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侮如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耳罪若復為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

○丁丑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永樂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数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等曰水旱出於天数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永樂十年五月丁亥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大發長沙府民言有鄉産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在於利皆斥之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巖山有聲

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
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操
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
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進表
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
春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為豐年
上謂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于此比
年水旱相継民罹飢寒朕深憂之居任為人雖頗厲勤

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視毋為
所欺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訥上
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豊請封禪泰山刻石
紀功德垂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
上不聽至是復奏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加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
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
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
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

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監察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若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防微

○永樂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冦竊發
上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勑書至盧溝橋易之而返入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為如此安得不亡也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移親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永樂十年六月癸酉禮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明賞罰

上初舉義大賚將士諭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為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大難非賞罰至當何以

服衆愍予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循私情勿虧公義有功無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行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永樂二年正月丁巳

上旣定屯田賞罰例因諭群臣曰凡合衆作事必有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六月壬辰

上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為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等曰刑賞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善者被害而惡者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毋有所狥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

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
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獲皂君山首賊并其
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姪縶之于家而馳報官
遂獲之
上曰毋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但執賊首誅之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
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
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況佛亦有
天堂地獄惡報應之說爾儒者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戶部引奏種樣田官軍言於令種樣田者每
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
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治罪
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
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專惟坐其
官
○永樂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
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而後可以
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
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

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

○永樂七年六月己酉勅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令民之休戚係焉比遣御史考察賢否而陞黜之還言汶上縣知縣史誠祖廉公愛民治行顯著已陞為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事易州同知張騰貪汙殘虐壞法欺公已寘諸法夫郡邑之廣守令之衆豈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詢訪具實來聞其廉能恤民者進用之貪刻無狀者罷斥之庶幾勸懲激勵之道

○永樂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為平江伯所戮不當襲今乞矜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用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阯各名至前諭之曰爾往交阯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丙寅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永樂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

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財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農必去稂莠者為害苗也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不可貸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巳車駕北征次土木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上面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狥

褒忠節

○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圯壞請發民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丁未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圯壞請命修治
上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德百

世祀之今不数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
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況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況有功於國乎
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
悉復其家

體羣情

○永樂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陳瑛等奏中書舍人芮善妄奏邢官罪請下獄先是善之弟家武進夜有盜殺之并殺其婦劫其財物弟家疑所親者捕送于縣獄具
上刑部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
上刑部官故出劫盜更命御史鞫之御史復驗非盜縱之遂明刑部官無罪請罪善
上曰兄弟同氣遭罹非命心切哀憤理有未察然今尚未明盜假令獲盜有驗而善固誣執盜則不貸其釋善

治

○十一月庚辰免敎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祁陽縣敎諭建文中謫敎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陽孔高朝
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敎邊縣以聞
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睽違萬里數年矣一旦相會情難遽舍況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閏十一月戊午戶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於諸城納米中

鹽者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目此非舊制當追其引目
罷支所中鹽
上曰商人米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商人
本錢未必皆已所有賣其生產有先捐數倍之利告假
於富室而盡勤勞以入米所望非小其引目勿追所中
鹽悉還之但今後須循舊制
○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
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鄉河
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飢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
之道不淂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

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陽縣所
言不可聽
○永樂二年六月乙酉中軍都督府奏卒有畜馬者馬為
牛觸死宜責償
上曰虎尚有為牛觝死者况馬乎富家欲市一馬不易淂
卒安能償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強
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
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
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

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從民五百里乎北方天
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
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
孝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
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
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稽緩軍士就役亦難但旦出暮
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毋盡其力
盖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永樂四年三月丙申宿衛將軍奏京師偏街小巷多草
屋往〻失火延爇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風雨濕漏沮汝不可居豈其智不知用瓦之
便顧力不足耳爾細人不通人情敢妄言逐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
人謂齊王所為不道垣等不能輔導為善匡救其過宜
寘於法
上曰齊王兇悖出於天性如暴虎雖檻之不馴曲木雖揉
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之資雖教
不善齊王朕弟於屬至親拔於艱危困苦之中納諸富
貴安樂之地恩亦不薄及聞其所為之非誠心以告之

温辭以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聽納之意况肯從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為惡者不使倖免無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数人寘之於法坦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毋一槩論之

○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淺漂沒所運糧米合當追賠仍治其罪

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當仍治失糧之罪悉釋不問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況遠外哉命兵部黜其守衛官戍邊

○永樂八年七月甲戌

車駕北征還次龍門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衰悉敝未有更衣朕何為獨先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朕亦易之未晚

禮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

皇考多効勞勤今筋力雖衰日與群臣並近朝參觀其步

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見任事者不在此例

○永樂元年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丘顯俱以年老賜誥勅令致仕歸鄉陛辭

上命賜宴復賜鈔為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加宴賚令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毋或不及

○永樂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患背疽先日

上命御醫劉觀往視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淺及用何藥明旦來報至是觀言病證淺已傳善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皆當如救焚拯溺毋憚寒暑暮夜况為國家療一大臣人貴賤不一譬如木有可為榱桷者可為棟梁者六卿朕股肱之臣蓋棟梁者爾能療之使安亦是有功於國不可忽忽是日遣中官賜義鈔一千貫且諭義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瘥須戒勞煩也

獎勵臣下

○永樂元年五月壬午勅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曰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為之長能悉心殫慮為國為民凡

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撙節措置尤為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己無從奚卹人言卿勞心為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蔕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遂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加奬之

○十一月己亥命儀封縣知縣許譽復職譽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耆民詣闕乞留

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但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必嘗有及人之德即令復任仍賜鈔二十錠文綺衣一襲

○永樂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黄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解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
即令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十二月丙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
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黄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
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
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賚必求
稱其事功何居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

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四年九月己巳禮部奏有守邊百戶獻馬四疋
上召百戶諭曰爾畜馬甚勞朝廷馬足用不須爾獻命禮
部還之百戶言臣畜馬頗多恒念無以報國恩此出臣
實心
上曰爾為武臣須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馬可嘉矣但汝
報國在勉立軍功不在獻馬竟不受賜酒食及鈔而遣
之
○永樂七年六月壬寅陞汶上縣丞誠祖為濟寧州知州
賜勅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
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

能副朕心者寡焉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
於廉公平賦均役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
良吏亦復何讓特陞爾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縣事其
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上尊一織金
紗衣一襲鈔千貫
○永樂九年九月己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戶
部尚書夏原吉九載考績皆命復職賜勑褒諭曰尚書
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得失民之休戚俱
係於斯卿等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奉公守職恪勤不懈肆朕纘承丕緒簡永碩
德以任台輔而卿等克秉正直攄忠竭誠無有所隱一
德一心始終無間可為淳良篤實君子者矣今歷九載
厥績益彰朕深嘉獎夫君臣相遇自昔為難卿等尚益
篤忠誠益勵直操表率庶僚光輔至治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職此為戒欽哉
○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豫
言韃靼別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
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
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
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

誠鈔二百錠羊十羫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永樂十三年九月己未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滿九載復職賜宴於禮部且賜勑褒諭曰國家建北京置行部尚書總理六曹其職重矣卿質直剛毅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任洎朕肅清內難効勞竭謀贊輔守成簡在朕心朕登大位圖任舊人特授卿尚書俾總北京之務一心為國知無不為總理庶務咸淂其當屬玆九載考績惟稱特賜勑褒奬卿其益篤勤誠以率其屬庶永終譽欽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書吳中九載考績命復職宴于禮部賜勑褒諭曰尚書之職所以總國綱維一事失當則天

下有受其害者必淂才識通練之士方堪斯任卿發身冑監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稱任使朕舉義靖難卿自大寧来歸多効勞勤朕嗣天位屢加超擢繼陞冬官卿亦克殫厥心及玆九載考績式稱朕用嘉之俾復厥職尚厲乃操懋乃功表正厥屬以永終譽書曰慎厥初惟厥終欽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以九載考滿復職命宴于禮部賜勑褒諭曰都御史持憲綱總察羣司為
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剛直有為習於吏治祇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務及朕即位屢用遷擢繼授風憲激揚糾察咸淂其宜歷任九年不聞過舉可謂難矣尚益

懋忠勤厲風節弼成至治以永終譽欽哉

○永樂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儹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粮餉為切而人力漕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庾充實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撫恤俾軍士樂於趍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不淺矣勉之勿怠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諭羣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姦回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予荷

天地

考妣之佑繼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群臣尚竭乃心力弼
予于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于彼苟事有過誤
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
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己在于存誠始終靡忒
咎何由至始若不謹曷克有終予念君臣一體故披露
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於宮中浔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
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關係軍馬錢糧数
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
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其盡心於建文者
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
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九月甲申
上既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至公行爵賞
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雖賜賚有限而
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勤朕不吝於報賚爾等勉

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論報之際輕重失宜其即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自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不可居安忘危爾等亦不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保名節斯福澤延于子孫功名播于永遠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討功臣畢

上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為君必務保全其臣然為臣亦當思自保凡人致富貴難保富貴尤難爾等從朕數年萬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祿及子孫可為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不敢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敬慎庶幾共安榮於永遠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四海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外此道歷代以來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三十餘年海內宴然禍亂不作政教脩明近古鮮比亦惟任天下之賢保民致治以克臻茲朕纘承大統以主天下夙夜兢兢思惟撫安以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各盡其道無為掊尅無縱詭隨端爾志勵爾操懋爾

忠勤共遵成憲為民造福其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辛未

上以岷王楩所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事賜勑諭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諸王以固藩屏王府官屬有不能輔導或誘王為非者咸加顯戮成憲具在今岷王所為縱恣擅拘諸司印信驚惑衆心激變夷人又受命不朝京師此果出王意而汝等傍觀不言乎抑汝等導誘為之歟二者之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寬宥止降爾職尚思後效以贖前愆

○九月丙子朔勑諭中外文武群臣曰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于四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初定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慘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浸百年之後奸雄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淂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

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纉承大統仰思聖
謨夙夜祇服惟欲舉賢才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
爾文武群臣尚思各恭乃職敬乃事勿為朋比勿事貪
黷勿恣情縱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
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哉
○十月甲子勅晋府長史龍鐔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
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賛成德善不至于有過也古之
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来又私以車進
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
臣皆欲寘汝于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
毋復爾戒之戒之
○閏十一月癸丑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風憲為耳目糾察百僚綱維庶
政比来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翫愒略
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
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罰
○庚申
上御奉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
為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
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於事無不
得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

蝗旱水災為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十二月戊寅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既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為人典守寶貨擅啓盖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

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逮
所以役工匠中官責之曰朕為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
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
遂付錦衣衛治之
○永樂二年正月庚子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以愛
民為本愛民之道使其衣食給足無凍餒之患則鬬爭
可息禮讓可興化行俗美臻于至治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撫有區宇保民致理於休養生息之道
思之至而慮之周故三十年間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至
治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欲民安物
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寧尚慮天下

之廣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
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
敎之務善以遠刑辟道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
足食斯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聞
欽哉
○永樂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職者
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賜勑諭曰人君守成法以出治人
臣遵成法以輔治君明臣良上下協和乃臻治效朕自
嗣祚以來宵旰孳孳惟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敎誨不能使牧
民者盡其牧民之道典兵者盡其典兵之職官無廢事

人無失所而已其間能勤以集事廉以律已仁以卹民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変易者朕已褒賞之其有以怠廢事以貪掊尅以私滅公以苛刻厲下亂政壞法無所顧忌者朕已黜罰之此豈朕所敢私予奪賞罰一出至公爾等無以善惡為無驗禍福為無稽天有顯道國有常憲爾等恪遵朕訓無怠無驕永保貞吉欽哉

○已亥六部都察院數奏朝覲官其所治事稽違者多請治其罪

上前諭之曰爾等分理庶政勤慎則百事舉怠忽則百事廢顧立志如何耳今諸司論尔等職事稽誤皆由怠忽之過夫慢令棄法國有顯罰今姑宥爾其歸改過自新若仍蹈前非朕不能曲法以貸遂勅免謝辭即日出京

○四月甲申遣翰林侍讀曾日章奉勅諭西平侯沐晟日章陛辭

上曰朕所欲告晟者具載于勅爾以朕言諭之故黔寧王感

高皇帝厚恩盡心竭慮功在社稷名垂竹帛爾今日受國家之寄非輕為子而能繼父之功業孝莫大焉為臣而能廣君之謀猷忠莫大焉如苟足於目前必無遠大之計周慮於事外必建奇偉之功恃一已之能易盡集衆人之智無窮其必勉之

○七月丙辰復前更勝右衛指揮使陳景先職初景先以

虐害軍士罷戍邊至是援恩例乞復官兵部言景先不恤軍士復之無以警衆

上曰朕念此人舊勞姑宥之遂召景先至前諭之曰積功至指揮非一日之力朕嘗戒爾輩善保名爵爾輩徒知得之於萬死一生而不知失之於一旦不謹守法循理保名爵之道也豈可不慎且為將豈可不恤士卒譬如人身將則頭目士則手足手足常在捍禦頭目而為之用若將與士之心乖隔一旦有急將能獨自為功乎爾罷職居卒伍以來悉知為卒之苦矣朕姑錄功棄過以復爾職宜省已改行若復有犯國法具在朕不得曲赦爾也

○永樂五年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事聞

上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永樂六年十一月甲寅命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

忠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司經局洗馬姚友直等官輔
導
皇長孫仍賜勑諭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
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
所以克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
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
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
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寔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才
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
茂簡德藝職輔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
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
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
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譽欽哉
○十二月庚辰遣使賷勑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自藩邸入正大統每惟靖難之日北京軍民父子兄弟攻戰守禦竭誠效勞艱苦備嘗未始忘之今天下太平爾等宜守分力本孝親敬長敎誨子弟輯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為善人君子或有過愆宜改行易慮以臻于善若不率善而作奸犯科朕雖念舊勞其如公法不可貸何夫為善獲吉為惡致凶天道昭明[illegible]應不爽爾等服膺朕訓庶幾福及子孫

永樂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辭

上諭之曰君國之道以民為本故設官分職簡賢用能惟求安民而已為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舉得其所爾文武群臣受國家委任宜操節勵行盡誠竭慮治民者專務恤民治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飢寒體其勞勤為之除害興利敎之務本力業孝悌忠信尊君親上敦行禮義無作慝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之大事不得已勞動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為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于民武官之功寔因於軍能推仁恤之心蓋亦報勞之意苟不知報或又縱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猶將禍焉禍淫福善天道惟彰賞罰至公國典具在爾其殫心盡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懷

○二月戊寅

上諭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朕命爾等輔東宮監國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時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車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無聞多矣獨蒼有賢名至今凡為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有令名朕甞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頓首

○三月庚午

車駕至北京大宴文武群臣及北京耆老宴畢賜勅諭群臣曰朕荷

天地之佑

宗社之靈暨爾文武羣臣翊戴賛襄再安家國今海宇無事嘉與卿等同樂太平然當思相保於永久自古為理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盡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國家安則卿等亦安勉之無怨賜勅北京耆老軍民曰朕與

爾等躬歷艱難以至今日幸四方無事宜相與共享安
樂人情久安易生驕怠驕怠者罪戾所由生也繼今為
父兄必教訓子弟為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夫婦婦長長
少少和順敦睦各安其分以勤儉自執以禮法自防婚
姻死喪互相助貧窮患難互相卹無乖爭之風有忠厚
之俗而永為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勅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
而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雖有獷戾難化然鳥獸之
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
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
昔李廣殺降終不得侯禍貽子孫今卿鎮邊疆必使蠻
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
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時蠻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
獲至者輒殺之
上聞之故賜勅切戒云

○閏四月戊申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
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
黄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朕命皇
太子監國其所裁决庶務須令六科逐月類奏且如賞
一人由何而賞罰一人由何而罰或罰而復宥皆須詳
錄奏來勿有所隱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朕簡爾等輔
導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如一賞一罰皆出

公當庶足服人苟有不當為天下所議爾等其夙夜盡
心以副朕懷
○八月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禮畢
上從容謂廷臣曰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
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
和平名垂後世我
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脩祀著為
常典朕今舉此亦惟體
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賛務
庶幾克臻其效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長孫
勑原吉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
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
德有成將紹承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
○丙午北京耆老
車駕北征將發詣朝辭
上諭之曰朕此舉為安民也父老有子孫親戚從行者皆
當訓勵之使奮忠勇樹勲名渠能卓然有立亦將於爾
有光若出外而撫循之惟朕在爾毋庸憂皆歡呼萬歲
命禮部悉賜耆老布鈔
○七月丁卯遣使賚制諭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佩征
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勑諭琥曰昔爾父鎮甘

肅撫輯有方軍民安業爾其體朕之心踵父之行恪勤
夙夜毋恃貴戚驕傲以凌人怠慢以廢事務宣朝廷德
意使邊境晏安人心悅服則予汝嘉欽哉

○八月丁未陞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俱為陝西行都司
都指揮使賜勅諭之曰爾昔從朕靖難多歷艱難論功
行賞已報爾勞比從朕北征胡虜復效勞勤今錄爾功
陞為都指揮使任邊閫之重爾益勵厥志修厥職俾奸
究屏息境內乂安庶幾永保祿位傳之子孫如或恃功
玩法曠廢職業干犯憲章國有常典朕不忘爾功爾亦
毋忘朕訓欽哉自是從征官陞職都司者咸以是諭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乙丑
上諭右順門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曰為朕養民其
先在于守令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察懲勸考
察按察司又係於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慎如卿等不能
舉職即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令能盡職哉其勉之
蓋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
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罷黜之

○永樂十年正月丁未陞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為
趙府長史勅曰朕子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行多踰禮
度今簡爾等為長史宜悉心輔導諭以德義使博究經
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屏絕
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歸于正以承藩輔之重

祖訓云凡國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輕以負朕委任之意

○十一月乙酉陞郎中李冲等為各布政司官御史李時秀等為各按察司官

上諭之曰佐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厚戒刻剝上不損國體下有利於民庶幾不負所命若逞貪虐民瘵官廢事身名俱喪矣其往勉之

○永樂十三年正月辛丑勅諭天下大小衙門來朝官曰治天下之道君總於上臣分職於下上下相承體統不紊故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斯道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恊于治惟盡乃心惟敬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相報施無爽尚慎之哉朕所畏者天所保者民所資為理者賢才古之賢人君子為德為民功加于當時名昭于後世爾尚以為法夙夜祇慎用副朕保民致治之意欽哉既諭榜午門之外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以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問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狡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

執之郡縣官有闒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誰布政
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来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
利病宜一一奏来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十六年正月癸丑時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
縣及土官衙門官吏来朝六部都察院及六科給事中
交奏其職業廢惰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皆不問賜勑諭之曰朕承天命統紹鴻業夙夜孜孜圖
惟安民于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遂究惟厥
咎皆謂有司不得其人夫民者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
人君不能獨活則必建官分職以共治令爾等坐視民
窮恬不留意小大蒙蔽悉不以聞獨不畏天地鬼神乎

繼今能改過自新革貪為廉革暴為仁上體吾心下撫
百姓使百姓皆得其所則可以永享爵祿保富貴矣如
復不悛而違命厲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
蕃息又多餓死則牧者必受譴責況受牧民之寄者乎
福善禍淫天有恒道賞功刑罪國有常典其懋勉之無
怠無忽
○五月戊辰除授代府長史紀善等官賜勑諭之曰朕
皇考法古為治衆建親藩以屏國家朕弟代王受封西鄙
今授爾等代府長史等官職專輔導宜悉心匡賛講論
正義助王于善德將王有令名爾有榮焉苟惟依阿曲
從不能輔之以正而陷王於非義國有常憲爾其勉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癸丑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二十六人廵行天下安撫軍民勑曰今命爾等分歷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利之未興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吏蠧法厲民者黜之守法愛民者旌之爾克副所命致民安于田里而無飢寒愁嘆之聲則予汝嘉如又狥私蔽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軍民休戚不以究心將爾之罪亦不可逭欽哉

戒近習

○永樂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滛復有私營近者於皇城内畜養雞牲縻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飢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永樂四年五月壬辰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亦勑各衛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永樂五年六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官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
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
寶文書朕即位以来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
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内使
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
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名集軍民復以採
天花為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
不散遣計李進所為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来傚傚
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令進所
為所在軍民官都不奏来此亦與胡藍齊黄欲壞國家
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一員徑詣山西将李進一干為
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
有干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
推治不可容縱

○永樂十年七月癸卯

上謂都察院臣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
便閒遣中官往諭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布政司
都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
可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
即移文中外知之

武備

○永樂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
請罪之以示儆
上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
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将来襲職何以得用姑
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阯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
自昔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勤勞致有
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
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
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

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敵
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由驕肆不教之過自
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
別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臣曰将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
力
太祖皇帝之制武臣子孫世襲其職老弱殘疾者優給之
旗校有軍功者子孫亦得優給爾等不可稽違國家能
體恤下人然後得下人之心毋以四方為事而於将士
之家恩意或有不周

○永樂十年十一月戊子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今武臣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年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先是

上以襲職子弟生於豢養習於驕惰不閑武事濫嗣祿爵無益國家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試不中戍煙瘴之地以警勵之至是寛宥之命從舊制又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其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永樂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下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士操練屯種怠惰不力分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督視諭之曰朕即位之初于操習屯種已有定法然乆而玩玩而廢数年以来徒為虛文爾等往考其實操習者必觀其騎射擊刺之能屯種者必視其儲積多寡之實悉具来聞以行懲勸庶幾振起頹弊爾等亦務廉公乃稱任使

○十一月辛亥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沂邳淮安

揚州武平歸徳睢陽潼關諸衛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
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整齊隊伍必嚴肅
太祖高皇帝時常操練赴京比試閲其能否朕即位以来
屢勅天下整肅軍伍及有征調精壯者甚少勅至即選
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戸統領以明年春陜西
甘肅官軍駐真定餘悉駐徳州操練俟赴北京閲試

○永樂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謂行在五軍都督府臣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非徒使
食祿而已期為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習一旦有
急臨陣對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軍官悉令成國
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者別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
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將勇兵
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
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
時戎部整肅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
王綱解紐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
業嗣位以来夙夜惕厲唯蹈宋元覆轍以墜
皇考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

國家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逸者不追究死亡者不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買放取軍明有程限令縱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回所取軍十無一二至者猝有緩急無從調遣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不存恤軍士不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宜監古人之淂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武衛有嚴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備邊

○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巂衛番賊不時出没請調軍勦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輙欲興兵殊不思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况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寧夏多屯所或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于四五屯内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集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一

事朕遙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籌
○永樂五年四月甲午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
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
有內使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而遽
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
內官內使往來無勅旨者皆勿聽信
○永樂七年六月戊午
上謂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
池為固今胡運雖衰鼠竊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須
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若城池堅完巡邏不怠猝有緩急
可以戰守隨宜今秋氣將至當嚴備之際懷安衛宣府

前衛萬全左右二衛城池有壞者宜令軍中併力修築
不可緩更須申飭邊將善撫士卒訓練齊整上下一心
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務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
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
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誰與守
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
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
制
○永樂十一年六月辛未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

平兵少不足守備勑報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粮餉無益也

○七月甲辰勑鎮守大同江陰侯吴高言曰邊境不可一日無備于農隙而不圖猝遇寇至何以濟事其令諸處修築烟墩高五丈必堅如鐵石庶幾寇至可以無患

○永樂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閲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

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其精擇之又曰指揮千百户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

上諭之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来勿軽出戰去亦勿追盖虜多詐無為所誘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勑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

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為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閲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瓛鎮甘肅皆遣勑諭之

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問兵部尚書劉儁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曰比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疋

上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為最重本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蕃息之效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為群民有亦國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永樂六年十月壬辰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弊民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永樂九年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近聞置

棚造坊縶維之如此牧養拂逆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
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諭將帥

上初舉義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貴蓋
上以安
宗社清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權作難假君命滅親藩危
宗社驅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奸臣
數人耳爾衆慎毋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失則
大本隳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有亂時無
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懲之

上義兵至江上將濟誓於衆曰予及若等之來不得已為
救禍計且上為國家下為生民賴
天地
宗廟垂祐獲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夫困
獸猶鬬不可不慮京師
宗社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守法循理慎勿縱
恣但持兵來拒者殺無釋此外秋毫不可有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軍都督府同知韓觀佩
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賜勅諭之曰廣西蠻

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用兵
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
之宜務德為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年二月壬申朔勑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
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辜故但遣
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得奏知彼不悛前非殺死
弓兵里長及邀捉巡檢如此即不可再以理諭必發兵
剿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
遺民患但今農作方興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得擾
害善良有誤耕種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為惡即解
赴京來如係詿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
傷天和又勑濬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
士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濫及無辜切須戒之但有誤
傷良善一家及妄虜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為賊屬者
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令擾害良善

○八月癸巳清遠伯王友奏獲海寇初友承命陛辭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奏募得百姓嚴寶等授以
聖策令捕賊寶等得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掠貨
物
上覽奏喜遣勑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

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亦爾之功
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千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
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為用矣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禦侮
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
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者捍禦攻戰所資也
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綏屯田首儲蓄之本
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充足其加意督勸若完城堡
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慎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
況爾等爵祿富貴或由父祖之功或出于己身之勞當
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掊刻貪虐

於下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
之無忽朕訓

○二月辛巳廣西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奏桂平等
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勦捕
上賜勅諭之曰朕命爾鎮守一方期於撫綏其民悉使得
所非專以兵為威也桂平等縣小民為亂或者迫於有
司誅求不得已逃匿行劫苟圖自存蓋未可知宜遣人
分諭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兵未晚

○永樂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内難功賜都督都指揮誥命
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己之勤勞亦必由祖

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父母而爾等得
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于祖父母然後
可為良臣可為孝子順孫凡人富貴得之難保之尤難
不可怠縱也
○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
上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我
太祖高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始終一誠我國家亦
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煃死其後三王皆為
賊臣黎季犛父子所弒篡奪其位更易姓　名僭稱大
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劫賊害不辜攻擾占城侵
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逐歸命朝廷賊乃偽陳
詞欵請歸奉之為主朕推誠不疑資遣還國彼包藏禍
心又紿殺之侮辱朝使傷害官軍淫刑酷罰暴征橫賦
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正特
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勢如在
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
同惡在必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
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
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
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
敬慎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
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首受
命復遣使賫勅諭西平矦沐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効勞勤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没之後越等
追封爾兄弟繼襲矦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
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
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克盡忠勤
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
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僨事委瑣則罔功
必務深遠之謀毋徇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
暱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壬辰浙江各衛指揮從征安南者陛辭
上曰發兵為誅暴誅暴為保民爾等必戒約軍士經過無
秋毫犯民軍士餽饟一出民力民勞甚矣不宜復侵擾
之既入安南之境當區別善悪毋致玉石俱焚盖國家
出師以行弔伐將帥卒死必嚴紀律弔伐以施仁義紀
律以戢貪暴如貪暴不戢則仁義不行宜勉盡爾職以
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戮一人雖建奇功不得贖罪
○癸巳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西平矦沐晟曰古人有言
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爾為副將總兵官有所調
遣相機審勢如無妨碍須應調或總兵官遥度與爾處
事有所妨或正與賊相拒或道路梗塞勢難赴之即明

白具報不可故違以傷和氣將師不和取敗之道爾宜
慎之

○丁酉諭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由
廣西左副將軍兵由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
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徼利官
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為款伏以怠我師而別
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
食以待官軍之飢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
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
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擇利
而行朕不中制也勑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八月丁亥朔勑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
國僻在海陬自昔為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
能制之歷宋及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然宋
元所以無功者蓋由將驕兵懦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
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
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
於嘉林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于千騎晝夜
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
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遙
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十月丁未聞成國公朱能道卒命征討安南右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仍以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率師征安南勅諭之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率師北征遇春卒于柳河川文忠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爾等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秉此冬月瘴癘肅請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勲名以副朕之委任

○永樂五年十一月癸丑勅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今交阯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剿滅然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凶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但驅入内地或為民或為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

○永樂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曰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夕今朕躬行天討爾等皆材武之士嘗從朕立功矣今日之舉更共攄謀奮勇驅除此虜以永享太平唐薛仁貴本龍門一布衣太宗征高麗應募而出高麗兵二十萬拒戰仁貴着白衣奮身獨先所向莫當諸軍隨之以進遂敗高麗太宗名見獎異授游擊將軍嘗自言朕淂遼東不足喜所喜淂一名將耳大丈夫挺拔自奮如薛仁貴豈不快哉人生天地間當志氣卓立使智出萬人勇冠三軍德被生民名垂竹帛豈可尋常與草木同朽腐爾等勉之誠能建立大功

高爵厚賞朕所不惜若懦怯無勇或失機僨事軍法具
在朕不爾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次鳴鑾戍大閲召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内難者有襲祖父之
職者亦有順天道来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壯今海宇
清寧四夷嚮服獨此殘虜梗化數為邊患爾等相與協
力驅除之
太祖皇帝鴻業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享萬年太
平之澤因言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狄青之徒
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今談者想見其
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之難
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皇帝置武學敎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為
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舉軍官子弟安
於豢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来豈足為用
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績毋為文具應故事耳
○永樂十年七月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illegible]柳升奏請修
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賜勅報曰修城
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人人少則難於

守備多則難於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防一二逬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如何爾更熟議以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庚戌

車駕北征駐蹕興和勑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令嚴則人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令或朝發一令而夕不下聞此不嚴所致將士効力而名不上達此不明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令傳令官即騎馳報各營將校有功者紀功官隨錄以聞其有作奸及慢令者亦錄來聞

○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豊城矦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且諭彬曰交阯本中國地其人皆

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於夙夜爾久事藩邸忠厚謹飭簡在朕心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為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樂十六年六月戊戌勑交阯總兵官豊城矦李彬曰為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為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為法欽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廣寧伯劉榮充總兵官仍鎮遼東陛辭

上諭之曰爾起自行伍從朕靖内難勦胡寇多效勞績暨守遼東修飭邊備慎固封守俾朕無東顧之憂可謂勞

矣自昔人臣勤於前者或怠於後善於始者或不能保終爾其戒之朕惟不忘爾初爾益勉圖厥終

○永樂十八年三月巳巳朔勑安遠侯柳升曰今命爾領兵捕賊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須嚴約衆士毋縱剪伐桑柘撤毀廬舍發掘墳塚殺害寡弱剽掠貲畜以擾吾民盖國以民為本不能撫循而暴虐之是傷其本爾宜體朕至意

○壬申勑總兵官安遠侯柳升曰賊屯山寨其衆雖少然蠆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鳳輕進致敗不可不戒困之之道但斷其汲道防其走逸晝夜勿怠爾已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隰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庚午

駐蹕隰寧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駐蹕西凉亭

上申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晝夜不得喧譁遇有警惟静以制之不得妄動寇或遺人口馬駝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為所餌

○癸酉

車駕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内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召諸將諭曰卿等常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辛巳

駐蹕威虜鎮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在營中此心未嘗自逸每出一令必審思而後行古人云將者國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爾等宜體朕此心果朕所行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即面陳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駐蹕宣府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時積陰初霽諸軍部伍整肅旗旌戈甲精彩鮮麗

上悅顧侍臣曰軍容固盛然必將有謀士有勇小大協心乃克成功

○甲寅

車駕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公二匹矦伯都督各一疋

上諭之曰古人克敵制勝多藉馬然必調息有素不然雖有蕭雲追風之才不濟於用爾等所領騎士亦宜精熟訓練庶幾得力

○庚申

駐蹕萬全勑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憚勞勤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為中國生民計也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横行天下一人奮軀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貫日月其殁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

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且偷逸不能卓
然思奮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隳敗
乃功名國有正法朕不汝貸汝等勉之

○乙亥

駐蹕沙城寧陽侯陳懋奏請進止
上遣勅諭曰朕既命爾為前鋒軍中諸事宜自審幾而行
豈朕一一所能遙度但晝夜慎密不可驟略當以古名
將之事自勉更杜絕憸言庶不悞事

○九月辛丑

駐蹕西陽河命泰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成蘇
火耳灰紮永正李謙等率騎士三千探虜聲息

上諭之曰孤軍遠出前無應援若三千人一心雖有勍敵
數萬猝至可以成功苟將無謀士無勇上下離心雖擁
數十萬之衆秪就擒耳卿等從朕征伐皆百戰不挫者
今深入覘虜若虜有可乘之機能出奇擒獲時汝之功
昔唐李靖以三千輕騎克復定襄威震北狄卿等豈可
多讓古人其往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陽武侯薛祿率兵討湖州
府叛寇

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脅從者宜與分別
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得已
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一不幸將帥之罪不有陽禍

必有陰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車駕征阿魯台

駐蹕開平

上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今罪人惟阿魯台其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丙申

駐蹕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援之

撫士卒

上起義師由舘陶渡河遇一病卒仆于地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頓首聞者亦皆感悅

○永樂二年十二月丙戌

上因言曾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曾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土瘠產薄未冬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也宜視腹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罷謫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

○永樂五年六月庚寅賜征南軍士家鈔各五錠

上語禮部臣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欝之氣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永樂七年五月乙未

上謂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交阯弗靖久勞士卒屢涉寒暑雖糧餉不乏而衣屨敝壞夫欲人効力而資用不繼何以責成功其令廣東廣西江西四川製衣鞋十萬往給之原吉進曰昔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廵而撫之三軍

之士如挾纊彼感人以言尚如此
陛下施實惠誰不思奮交阯餘賊臣知其易平也
○永樂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龍山勅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征備
極艱難古人為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食不先食
朕安得獨享滋味凡軍中所獲牛羊及光禄寺上供米
麵諸物悉均給士卒
○六月壬子
駐蹕玉潤山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士卒
從朕征戰今旋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固如此若不救

恤必致流離遂命中官周視營内外將士有病悉給醫
藥仍命諸將善撫軍士之有病者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
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
苦也
○永樂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况下

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戸而薪炭踴貴数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毎戸給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稽緩

○永樂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駐蹕清風甸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永樂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則慮其飢衣則慮其寒惟恐有所失者蓋風雨寒暑飢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為文具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己卯

上北征駐蹕開平適雨卒士有後至而霑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遥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

郎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